

陈清华  
著

# 畢竟是書生

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陈清华 / 著

# 畢竟是書生

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竟是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陈清华著.

—武汉:崇文书局,2009.7

ISBN 978-7-5403-1499-6

I. 毕… II. 陈… III. 知识分子—人物研究—中国—明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197 号

---

## 毕竟是书生: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苦旅

---

出 版: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 编:430070

发 行:崇文书局(027-87679712)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mm 1/16

字 数:240,000

印 张:18.5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1499-6

定 价:28.00 元

编辑邮箱:wangcy0110@sina.com (欢迎文史类作者赐稿)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027-87863005)

## 写在前面

在一次饭局上，朋友讲了这样一则寓言：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一只鸟，又饥又饿，去一堆泥潭里觅食，陷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又饿又冷的鸟绝望地环顾四周，正在这时有一头牛走过来在它的头上拉了一堆屎，鸟一下子觉得温暖起来，牛屎里面又可以找到食物可以充饥了，小鸟很快就填饱了肚子。吃饱了的小鸟露出头，高兴地唱起歌来，这个时候，过来一只狐狸，张开嘴把小鸟吃了。

朋友讲完寓言后，问在座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同事脱口而出，在你得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形。朋友说，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第二，当你一头屎的时候，闭上鸟嘴。很多人一遇上不平事、倒霉事时就到处找人嚷嚷，这个那个的，别说，说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人烦，说多了就成祥林嫂了。

我不知道鸟闭上嘴会不会憋死，但我知道人不说话也不会郁闷死，哑巴一样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多用嘴说话了，改用笔说话——毕竟人总是要表达的。

虽然号称作家，但最好的几个朋友还是学者。比起作家圈，我还是愿意接触学者圈，至少没有肉麻的吹捧，有的只是对历史或者现实问题严谨的探讨。都说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点不好：太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在饭桌上，就是在手机里，面对面反倒要客气起来。

既然连请人或者陪人吃饭都成了负担，既然交流成了套话，不如干脆“闭上鸟嘴”，少说正确的废话，静坐读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曾经像对联里所说的那样，对什么都好奇，“声声入耳”并“事事关心”，广泛涉猎，关







## 毕竟是 书生

晚明知识分子  
的思想苦旅



心各类学问，可这几年我变了，变得安静了，变得沉默了，变得没脾气了。下了班，我就躲进书房，读历史，尤其是明朝的历史。

我常常觉得，李贽、王阳明、汤显祖等等自己的同类们，就在我的眼前，读着他们的书，我有灵魂附体的感觉。有时候会在梦中与他们对话。到底是什么让李贽到了76岁在狱中自杀身亡？到底是什么让汤显祖牛气冲天？张居正任首辅时，何等威风，万历帝也得听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两次派人笼络汤显祖，并许以状元及第的美事，汤显祖却不为所动，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张首辅的好意！到底是什么让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满街皆是圣人”的命题？

日本思想家沟口雄山先生在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说，在晚明的学道人士之间的流行语中，有《论语》的“朝闻夕死”这句话，他们把这句话看作和佛家的“了生死”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说成是“了性命”。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说明当时的既成秩序体系已化为虚构，再也不值得他们为之付与一生。

明朝有明文规定，严禁“倡、优、隶、卒”的子孙应试为官，严禁他们与良民通婚。“倡、优”且不说，毕竟在人民传统的观念里，这种行业不“正经”，可是，“隶、卒”怎么啦？也要受到如此歧视？给人家打工、当下人，那是没办法，这种行业总得有人干吧？也不算什么“不正经”，怎么也和“倡、优”并为一类？禁止他们的子孙为官，也禁止他们与商农工通婚，这就等于说，把他们的存在视为恶，要断绝其后代，必除之而后快，这未免太残忍了吧？

到了晚明，这些规定已经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人听了。时代的潮流谁也挡不住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和紫柏达观齐名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他幼时不堪其母的鞭挞，于是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勤学呢？他母亲回答说：为了做官。他接着问：做了官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可以做宰相。他又往下问：做了宰相又怎样呢？母亲说：以后等着罢官。

憨山听了这话就觉悟到：一生辛苦升到最高级的官，结果还得罢官，真没意思，于是决心去做一生不罢官的和尚。

李贽也把出世和经世看作一样，但他因此而出世了。理由是——既然一样，就没有必要留在世间法内了。

李贽这样评价著名的清官海瑞：“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公独亟清丈，以苏贫民而均其赋”，想想东林党人——他们不也是主张和那些豪

强(也就是有特权的大地主)对着干吗?张居正改革重要的一点也同样是反有特权的大地主,把他们的好处给牺牲部分,拿出来给大家分了。东林党人还主张“均田均役”(也就是负担税役的公平化),这想法和李贽都是一样的。

李贽一生追求自由,可是把李贽送进监狱里、限制他自由的——恰恰是号称君子的东林党人——张问达。张问达除了指责他学术导向有问题之外,还说他“与士人之妻通奸”。而帮助魏忠贤抓捕东林党人出谋献策的,恰恰又是一帮无耻的知识分子,比如阮大铖,他甚至弄出一个《点将录》,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比如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大刀杨涟等等……正是在无耻的知识分子同类的帮助下,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网打尽……

为什么在明末会出现文人差不多集体无耻,士大夫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带着种种困惑,我走进了晚明的那些书生,在寂寞的夜里,我透过时空感受他们的心灵,与他们展开了心灵深处的对话。

我用笔记录下他们的思想苦旅——同时也记录下我的思想苦旅。是为序。



# 目 录

<b>第一章 李贽——超异端的异端，奔放不羁的思想暴徒</b> .....	1
第一节 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婆去了 .....	1
第二节 书生气在官场行不通 .....	3
第三节 要升官了，却执意辞职 .....	7
第四节 君子无怨，以德报怨，你能做到吗？ .....	11
第五节 在黄安讲学，公然破天荒招收女弟子 .....	13
第六节 平生不愿属人管 .....	17
第七节 越颓废越时尚 .....	19
第八节 “真心”、孤寂的学术流浪汉 .....	21
第九节 七十老翁何所求！ .....	23
第十节 万历三十年：明王朝衰败的总标记 .....	27
第十一节 利玛窦：李贽是“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 .....	31
<b>第二章 东林党人——毕竟是书生</b> .....	37
第一节 东林党人为什么把张居正比喻成臭名昭著的严嵩？ .....	37
第二节 东林书院：一个文化的乌托邦 .....	39
第三节 顾宪成为什么被罢官？ .....	42
第四节 一个立志要做大事的人 .....	45
第五节 东林党人：毕竟是书生 .....	47
第六节 顾宪成写信救护李三才 .....	51
第七节 东林党人 VS 李贽的对立：强化思想 VS 解放思想 .....	55
第八节 高攀龙之死——一个名士的视死如归 .....	57
第九节 赵南星：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	61





毕竟是

书生

晚明知识分子的  
思想苦旅



<b>第三章 汤显祖——人生就是虚无</b> .....	67
第一节 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婚姻圆满,最终还得靠皇上 .....	67
第二节 汤显祖——超级牛人,拒绝和朝廷重臣结纳 .....	70
第三节 除夕夜放囚犯回家过年被“双开”.....	75
第四节 汤显祖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78
第五节 理是无善无恶,而情是有善有恶的 .....	80
第六节 在佛道和儒家之间摇摆.....	84
<b>第四章 冯梦龙——一个畅销书作家</b> .....	87
第一节 冯梦龙:推动书商购印《金瓶梅词话》 .....	87
第二节 冯梦龙的思想.....	92
第三节 冯梦龙县长独立修撰寿宁县县志.....	94
第四节 风流才子冯梦龙.....	96
第五节 冯梦龙:相信道德的力量 .....	99
第六节 一个畅销书作家.....	102
第七节 著名的刻书家——亦士亦商的冯梦龙.....	104
<b>第五章 徐渭——一个人的战争</b> .....	107
第一节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	107
第二节 徐渭的第一个知音——“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	110
第三节 文化杂种徐渭:一个南腔北调人 .....	113
第四节 有人去拜访他,他说:“我不在。” .....	116
第五节 你的伟大让我作呕.....	119
第六节 我狂故我在.....	122
第七节 徐渭杀妻之谜.....	125
<b>第六章 袁宏道——一生就是不忧民</b> .....	128
第一节 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 .....	128
第二节 适意与避世.....	131
第三节 平生推崇徐渭和李贽.....	135
第四节 十年里夭折了六个孩子.....	137

<b>第七章 王阳明——酒香不怕巷子深</b> .....	141
第一节 知行合一王阳明.....	141
第二节 状元的儿子.....	144
第三节 格竹子之理失败了.....	147
第四节 飘然入山做学问.....	150
第五节 明朝出了个王阳明.....	154
第六节 满街都是“圣人”.....	160
第七节 思想的传播,主要通过书院 .....	163
第八节 二程的故事和“存天理,灭人欲” .....	166
第九节 有赤子之心,心中无歌妓 .....	170
第十节 王学的两个弟子——李贽和何心隐.....	173
<b>第八章 钱谦益——一失足成千古恨</b> .....	179
第一节 “蝴蝶”与“甲虫”.....	179
第二节 柳如是和钱谦益.....	181
第三节 在柳如是面前,钱谦益羞愧难当 .....	184
第四节 王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186
第五节 “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 .....	189
第六节 “书到烧时方恨多”.....	192
<b>第九章 张居正——文人从政的得与失</b> .....	196
第一节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	196
第二节 张居正禁毁书院、扼制言论 .....	200
第三节 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藏身 .....	203
第四节 人格泯灭——张居正死后的普遍士人心态.....	207
第五节 当文人遭遇皇帝.....	210
第六节 以市侩的手段,游刃于士大夫集团和宦官势力之间 .....	213
第七节 张居正和申时行.....	216
第八节 生前风光,死后哀荣 .....	221
第九节 即使自己是刽子手,也只有在上法上证菩提 .....	229







毕竟是

书生

晚明知识分子的  
思想苦旅



第十节	张家出了个烈女节妇——张敬修妻高氏·····	233
第十一节	张居正的苦命女儿和了不起的亲家·····	236
第十二节	张居正的后人再没有一个人外出做官·····	240
<b>第十章</b>	<b>黄宗羲——疾恶如仇，痛斥封建皇帝</b> ·····	<b>243</b>
第一节	黄宗羲袖子里的铁锤·····	243
第二节	复明无望，潜心著述·····	247
第三节	建好墓穴，以死抗旨·····	250
第四节	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252
第五节	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	255
第六节	藏天下于天下·····	262
第七节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大隐·····	264
第八节	破例登上天一阁读书的第一个外姓人·····	268
第九节	明亡后，闭门著述，终身不仕，布衣终老·····	271
<b>第十一章</b>	<b>阮大铖——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b> ·····	<b>274</b>
第一节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274
第二节	明朝唯一之诗人·····	277
第三节	汪文言不愿陷害朋友，宁死不屈·····	281
第四节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283

## 第一章 李贽——超异端的异端，奔放不羁的思想暴徒

### 第一节 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婆去了

西门杏庵：在晚明，有很多怪人。我觉得你是最怪的一个。你是举人出身，本质上说应该属于儒家，对吗？可是，说你是儒家吧，你好像不太同意孔孟的观点，甚至也没有把他们当圣人。作为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你却选择了出家，削发为僧。身为一个僧人，你却经常写信给那些上层社会的妇女同志，有性骚扰的嫌疑，社会舆论很强烈，可你丝毫不收敛。既然出家了，你又丝毫不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并且还在佛堂中悬挂孔子的像。

你一直在基层当个小官，好不容易升到一个知府，据说，你上班时间经常与和尚一起同坐公堂上，有空就同和尚谈论佛法，甚至还把办公地点设在寺院内，在寺院里处理公事。是个性情官员。

还别说，当地百姓对你这个知府还相当满意，你也干了几件面子上的事，可以说口碑好，政绩卓著，提拔指日可待。这也一直是你的梦想，不是吗？可是正当你官运亨通之际，你却不愿意当官了。在任期将满、接受上级考核之机，别人是请客送礼、四处活动，你却向考查组成员提出辞职。人家不批准你的辞职，你干脆自动离职。

你有七个孩子吧，饿死了六个对吧？据说你晚年靠朋友的接济度日，你却毫不介意。像唱戏一般，你这是唱的哪一出？

李贽：翻一下神宗万历末期宰相申时行、王锡爵、叶向高等人的奏疏，你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当时社会全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有三件事，一是册封谁当太子，这





毕竟是

书生

晚明知识分子的  
思想苦旅



是“国本”。二是蔓延全国的矿税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抗议皇帝的横征暴敛，各地抗租、奴变不断发生。三是福王的庄田。这三大矛盾越来越激化，都和皇上有关。“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明史》著名的论赞，它暗示了矛盾对立到这一时期，已然上升为不得不走上王朝交替的阶段。

东林党人一直批判我，当我在监狱里呆着的时候，当时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冯琦——因为批评我而一举成名的家伙，冯琦也是反对矿税的，他说，老百姓已经被搜刮得差不多了，住在乡村的那些士大夫根本无能力给百姓做主，谁不反对皇帝的横征暴敛呢？除了宦官。

在晚明这个大的社会转型期，我认为，再坚持“存天理”，那就“没有天理”了。我就是试图用“童心”来否定这个理。我就是既成天理的反叛者，叛逆者。说白了，我就是把传统的官方语言中的“理”给“真空”化。

如果说，朱子学是封建思想的成立的话，那么，阳明学就是封建思想的动摇和解体。我李贽则是促使封建思想解体的一枚炸弹。

其实，我没有像阳明先生那样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甚至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构筑一个思想阵地，所以我不算一个学者，充其量是一个思想者。我算什么呀？用你们哲学史的标准来看我，我不成体系、不名一家，没有理论，我非儒非佛，脱离常轨，难以捉摸——如果说我有啥价值，就在于我做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事。其实，我是个真挚地生活着的人。

我已是76岁的老人，还被关在监狱里反省。想呀想呀想不明白，于是我毅然选择自刎而死。

西门杏庵：你所说的“四不像”，在我看来正是晚明时期的时代相。你这么折腾，你老婆跟着你可惨了，她怎么办？她一个人还要养孩子呢。你能舍得她吗？

李贽：我曾经舍弃妻子出家，住于龙湖，或访游四方。在我看来，朝夕侍奉父母那是小孝，即使功成名就也不足拔脱慈母出苦海，因而我在自己身上割肉出血，写下血书，对佛发誓，以成就佛道来报答慈母。

西门杏庵：你这种行为如果在今天的人看来，就是神经病，受虐狂。需要看心理医生。

李贽：我并不是否定孝本身。我可以给你说说我的经历。我为什么自号思斋居士？因为我思念我的亡父白斋公。

我一向看不起科举考试，但我还是背书迎考，为什么呢？为完成父母的期望。他们希望我考，我是为他们而考的。所以考取了，当官了，我终于还是放弃了。父母死了，我得为自己活一回。

我考中后，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地方当官。我想终于可以领工资了，那样我可以赡养父母，还有弟弟妹妹的婚嫁、盖房等事情也可以帮上忙了。

不久，我的父亲去世，家中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也相继去世，同时，又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我下决心用自己积攒下来的薪水，在老家买块坟地——从前想买没有钱啊，以安葬父亲、祖父。我老婆家里有老寡母，一个人在老家那边，所以她很愿和我一起回我老家，但是，我的钱不够，如果她跟我去再带上孩子，路费花销后就不够买坟地的钱了。

于是，我只好让好朋友孔若谷出面劝劝她，不要和我一起回去了。我在河南这地方买了点耕地，让老婆带着三个女儿在这里耕织，维持生计，我自己回家了。

三年后，我回到河南，发现二女、三女都饿死了，只剩下一个大女儿……我哭啊哭啊……当晚，与老婆“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想到我自己在老婆面前的矫情造作，觉得内心更加愧疚。

在我六十多岁、快七十岁的时候，与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婆黄宜人先我而去了！接到讣告后，我心彻底碎了……我连个肉体上的依托也没有了。而老家方面的“闲杂人等”老是让经常回家看看，还不远千里来强迫我，以一些很无聊的俗事来烦我，所以，我决定“剃发以示不归”！

## 第二节 书生气在官场行不通

西门杏庵：你这样南来北往追求你的“道”，而且如此率性而为，觉得良心上对得起你老婆吗？把她一个人抛在河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你自己回福建老家





毕竟是

书生

晚明知识分子的  
思想苦旅



丁忧，一去就是三年。感觉你老婆真了不起。她要陪你一起回老家，你那时候穷，没路费，劝她带着三个女儿留在河南辉县。

你知道吗？在你回福建老家的那三年，她们母女四人是怎么过的？她们都是女人，有外人欺负也只能忍了。她们身无分文，靠什么生活？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种田的靠天吃饭，遇上灾害天气，比如雪灾、旱灾的怎么办？只能吃糠、啃树皮了。那一年，遭遇了大旱，结果呢？“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不忍想象……

李贽：我对不起老婆，对不起死去的孩子。但在那个时代，我有选择吗？那个时代官方的主流价值观、道德观就是传统儒家那一套，经过朱子篡改后，其规则更多，禁忌更多。无论你当多大的官，无论你有多忙，无论你有没有回家的路费，这些都不管，但家中老人死了，你必须回去丁忧，而且一丁就是三年。否则，就是不孝。明太祖以孝治天下，不孝还了得？

可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一方面我必须回家丁忧，另一方面，我的老婆、孩子又需要我的照顾。我只能选择“饿死老婆孩子事小、回家丁忧事大”了，因为这才符合当时官方的道德标准。我真的恨透了当时官方流行的那一套教化人的所谓道德标准。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警惕。我本来不想参加科举考试的，因为我想自由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读书，但在那个时代，对于我这样没有高官背景的商人家庭来说，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科举入仕。所以我还不得不背四书、五经。

我从小就不太听话，比较有个性。我六岁时，母亲因病去世，我才能学会自立。七岁的时候，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时就能自己作文章。到了十四岁，我已经读完了《易》、《礼》，改攻《尚书》。这一切，都是父亲在训练我科举考试的能力，他总希望我能走科举的“正途”。二十岁那年，我尊父命和黄宜人结婚——她是个坚忍不拔的女人，无论多难，无论生活多曲折，她都能挺过去。和她结婚后，我就把她放在老家，自己则离开家乡，奔走四方，外出求学，准备科考，就像你们今天的人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参加研究生考试一样。这一考就是若干年！我掐指算了一下，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我才在26岁时中了举人。

既然考上举人，也就有七品、八品的小官当了，我也就满足了，对得起家人了。



此后，我也没有再参加进士考试，选择了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老婆了，所以，在她死后，我彻底空了，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官位、功名等等，我毅然选择出家为僧。

西门杏庵：我看了你的相关资料，你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十月。你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贲，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在你“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你从此走入官场。你“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你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30岁时，登上官场，54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

你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你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你怎么看？

李贽：什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什么“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还有什么“备受磨难”，什么“弃官为民，专事著述”，这些都是你们后人琢磨的评价吧？你们研究我，可以申请项目基金、可以赚钱养家糊口，对吧？我那个时候可不是你们说的这个样子，我没那么伟大，也没那么崇高。相反，我活得很狼狈很不堪，我连自己的老婆都养不起，连自己的孩子都活活饿死，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必要装模作样地维护那一套坑死人不偿命的道德观吗？一个人真的到那个份上，死根本就不值得可怕了。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弃官之后，其实我很狼狈，没钱吃饭，只好找当官时认识的朋友借，过一天算一天吧。有时候我想，我的性格也许本不该进入官场，书生气在官场有几个能不吃亏的？活了大半辈子，我才终于想明白，书生气在官场是行不通的，不改掉书生气，死路一条。什么叫书生气？就是相信书上说的，而且还按书上说的去做。其实那些道理呀，也就是说说而已，你还能真的相信吗？

30岁那年，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我这个举人被任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教谕。“教谕”是什么官？也就是一个县教委主任之类的小官。我因刚入官场，原本想呆在老家附近当个小官，照顾一下家人，我也就知足了。可是，我没有送银子，没有走后门，人家就把我放到了一个没人愿意去的河南下面的一个





毕竟是

书生

晚明知识分子  
的思想苦旅



小县城，为了钱，我也只好去了。我当时说，“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服从组织上的分配。

西门杏庵：在我的印象里，你不是一个好官，或者说你不会做官，你总不能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李贽：我确实不是一个好官，我原本就不该当官的。我受的是四书五经的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我对封建礼教强烈反对。

从当官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我不是把当官当成事业，只是当成一个饭碗，我的大老板是皇帝，我的各个上级都是小老板。我一个也不能得罪，可是，我做不到。我不愿意陪着那些人一起无聊、无耻并无赖，我宁愿读书。

在我的办公室，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干脆“闭户自若”，闭门读书，我不想听那些无耻的事。人家叫我吃饭，我不想去，人家叫我去打牌，我不会。让我去泡妞，我没钱，也不想去。时间长了，我在人家眼里很不合群，以至我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我没有一点成就感，只有挫折感。上级来考察官员时，我没钱送礼，也不愿意去理会。他们自然不说我的好话了。

嘉靖三十九年，我被调离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

到南京刚两个多月，父亲死，我只好回家奔丧，守制。从河南调到南京，马上又要回老家福建。那个时候，回老家多难啊。我“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

回到福建，我看到倭寇大肆侵扰我老家那一片。人心不稳，通货膨胀，米价贵得快吃不起了。我家的人口多，三十多口，“几无以自活”。倭寇欺负到家门口了，我是政府官员，不能不问，于是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组织抗争，明皇朝不太管。内忧外患，朝廷越来越腐败，我这个小官越当越没意思。

嘉靖四十一年，服丧期满，我要回去复任了，不然没有薪水领，当时的倭患并没有消灭。我奔到北京等候组织上的安排。但是，朝里无人，等了十个月都没有消息，身上实在没有银子了，也租不起房了，只好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没几天，就与国子监祭酒秦

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发生冲突，言语冲撞了他们。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

我的二儿子死于身旁，又闻祖父病逝，于是又请假回籍。

实在拿不出钱了，经济窘迫，无奈我回老家的时候，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结果三年后见到老婆，三个女儿饿死俩……

我家的不幸遭遇接连不断，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受的打击谁能理解？比起家里的不幸，官场的磨难都算不上什么了。所以，奔丧回来后，我已“无宦意”。我真的是“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嘉靖四十五年，我再次回到河南辉县，接老婆孩子。我把她们接到北京，当时组织上给了“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我：“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我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

我的官位从八品降到了九品，官越当越小了。但是，再小也是个京官呀，我高兴。

### 第三节 要升官了，却执意辞职

西门杏庵：我最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是王石写的。标题大概是“中国企业家何时丢掉帝王思想”。王石说，古代帝王之术首先就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组织方式已经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是企业家热衷于帝王思想的重要背景。在晚明，让你和你周围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像西门庆这样的“企业家”放弃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这种要求未免太高。但是，万历帝在位40多年，有20年不上朝，不问事。

海瑞是个著名的清官，因为给嘉靖上治安疏而被罢官并入狱，差点就被砍头了。可是，到了万历帝，却要重用他，让海瑞到南京做右都御史，官居二品。海瑞



李贽——超异端的异端，  
奔放不羁的思想暴徒

PAGE

7